

高本汉著

聂鸿音译

#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齐鲁书社



#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瑞典〕高本汉 著

聂鸿音 译

齐鲁书社

一九八七年·济南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瑞典〕高本汉 著

聂鸿音 译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中央民族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 9印张 189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 9206·13 定价1.55元

## 前 言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不断发 展，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汉语产生兴趣，积极投身于汉语言学的研究。这些学者从西洋普通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观察分析汉语，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他们的成果很快又传到中国，从而使我的语言学界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然而在这些西方学者中，真正能称得上是在中国“开一代学风”的，至今为止恐怕还只有高本汉一人。

高本汉这个名字对于我国语言工作者来说并不陌生，早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就有人把高本汉的著作翻译并介绍到国内来了。到了三十年代末期，他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出版后，更使他在 中国获得了连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的巨大声誉。此后直到今天，在我国学者的著述中频频出现高本汉的名字，人们对于他的观点或有引述，或有补证，或有商榷，或有批判。这一切都说明，尽管我国从解放后就再没有翻译出版高本汉晚年的著作，但学术界却没有忘记这位热情的国际友人，没有忘记这位现代汉语言学领域的辛勤拓荒者。据高本汉自己说，他从事汉学研究是要“对于他所敬爱的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系文化，效些许的努力”（见《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著者赠序），事实上他确是尽毕生精力完成了这个心愿。

我国的汉语音韵学研究是在清朝的乾嘉时代进入极盛时

期的，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人都对古音进行过相当精密的研究，他们的著作现已成为研读音韵学的重要典籍。这些大师的功绩自不必多说，但清代学者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他们只着眼于从古代的文献资料中去归纳字音的类属，而未能涉及古代的音值。当然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主要是受了方块汉字形体的局限。这些学者有的根本不考虑古代字音的读法，有的虽然对古音有些零星的假设，但又苦于没有统一的音标符号，难以用文字清楚地表达（如《说文段注》屡言“某字古音某”，“某字古某某切”等等）。另外，他们还全都持有一个非历史的观点，认为古音虽然可能不同于当代音，但一定该是当代实有的音节（如《说文段注》：“拘，古音在四部，读如钩”），这个观点也妨碍了这些卓越的字者透过字形去探寻古音的真正本质。时代稍晚些的陈澧也有这类毛病，他在《切韵考》中多处用粤方言来说明他系联的《广韵》声韵类，但也未能系统地解决《切韵》音的拟测问题。能够注意到现代活的口语是他的优点，而认识不清语言的历史派生关系则是他的不足。后来到了著名经学大师章太炎，才算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作出了假定上古音值的尝试（见《国故论衡·二十三部音准》），他也是用汉字来描写古音，具体作法比前人要细致得多，但还是比不上欧州的音标描写。传统音韵学发展到这时，就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问题——中古、上古音的分类已经基本定型，急需语言研究的科学理论和语言描写的有效工具。传统音韵学的丰硕成果本身已在孕育着一场语言研究方法的变革。

十九世纪前后的西方汉学则暴露了另一方面的缺陷，这

时的外国学者们虽然掌握一套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却又没能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小学的研究成果，因而他们从某些现代方言中得出的零星结论往往缺乏系统性，很难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高本汉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汉语的本质和历史》（英译本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1949）中明确提出自己的任务是“要继续探究清代大儒开创的基业，并用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来钻研他们所收集的材料，以便构拟出某个阶段的古汉语音系，而这个阶段要古得足以为我造成研究现代方言的必要基础。”他把中国的材料与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才算真正走上了现代汉语言学的坦途。尽管科学的发展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高本汉，中国人迟早也会用类似的，甚至更为精密的方法研究自己的本国语，但我们仍应对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人表示敬意。所以，如果把章太炎和黄侃比作清代小学两朵绚丽的晚霞，那么高本汉便是现代汉语言学一丝灿烂的曙光。

高本汉置身学术生涯七十多年，分别用英文、法文和瑞典文发表了上百种学术著作。他的研究范围很广，涉及中国的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等许多方面，其中最最有成就的是对语言学的研究，而在汉语言学的研究中又以音韵学成就最高。他构拟的汉语中古音和上古音是他研究汉语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的基础，因而我们如果了解了他的古音构拟的方法和结论，就大致可以说是了解了他的毕生学术成就的精华。

到目前为止，高本汉专门系统讲音韵学的著作在我国只有一种《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译本，这个译本的学术水平很

高，可惜只涉及中古音。要了解他构拟的上古音就比较困难，国内虽流传有比较详细的《中日汉字形声论》(Grammata Serica)，却没有译本，因而我国多数人还只能从张世禄译的《汉语词类》中窥见一斑。另外，高本汉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又对他早年的理论有所修正，每当我们阅读他上述著作的时候，又时时耽心所读的究竟是否代表他晚年的观点。所以，为了便于了解高本汉古音构拟的最终结论，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部《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高本汉在《纲要》的开头说：“这部著作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出汉语历史音韵学领域的新理论和新结果，而仅仅是要对中古、上古音系的构拟做一个总结”。确实，高本汉撰写《纲要》的时候已年逾花甲，他是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科研历程了。这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他在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研究心得，再次向读者展示了他的主要理论和证据，同时又详细地列出了他构拟的中上古声韵类的实际音值。尤其可喜的是，这部著作的论述相当简明扼要，基本没有出现《中国音韵学研究》中那样细密得近乎繁琐的论证，这给我国的语言工作者，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在阅读上以很大的便利。所以，《纲要》一书既看作是从事专门语言研究的参考资料，又可看作是初学者了解现代汉语言学的基础教材。

不过，我们今天在阅读高本汉的著作时还应该注意，他的研究是有局限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一个外国人，高本汉的汉语文水平，即他的小学根基，是远远不能与章太炎黄侃等人相比的。虽然他在西方人中间确是超一流的汉语文学者，但是到了汉语文的发源地，却难免要稍逊一筹了。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偶然出现对古汉语字形词

义的误解，文献考究的疏漏，甚至还有古文句读的错误，就不足为奇了。高本汉本人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见《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著者赠序），可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他仍不断暴露出这个似乎是一切西方汉学家都难以弥补的缺陷。其次，由于高本汉在欧洲受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严格训练，他总是把印欧语的成规当成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并机械地运用到汉语上。例如按历史语言学的原则说，同一条件下的同一音位，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只能产生同一音变，这就势必导致高本汉在古音构拟的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分”：现代不同音的字中古一定不同音，中古不同音的字上古也一定不同音，现代同音的字中古可能不同音，中古同音的字上古也可能不同音……。这样处理材料，似乎“分”得越细就越科学、越精密，而完全忽略了如此庞大而复杂的音系在实际口语中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事情就是这样矛盾：西洋语言学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语言的全部实际问题。如果理论和实践发生了冲突，那该怎么办呢？高本汉似乎是不假思索地脱离实践而去维护他的理论了。所以说，高本汉虽然自觉地摆脱了清代小学的桎梏，但又不自觉地陷入了历史语言学的樊笼。

我国语言学界对于高本汉，从表面上看是批评多于肯定，可是从实质上分析，比较中肯的批评往往都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发，而高本汉古音构拟的原则、方法以及他大略的构拟格局，则基本上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了。因此，尽管高本汉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有的缺点是不能原谅的，可他的著作对于我国学术界还是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发表至今已有三十年，高本汉谢世也有五年了。这一段时间中，国内外的汉语研究，特别



是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又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最近读到日本桥本万太郎的《中古汉语音系学》(1978、1979)，感觉到如果象他那样，在修正的基础上把高本汉的拟音格局高度地“音位化”，那么其结果也许使人感到更容易接受些(不过这正是高本汉生前极力反对的)。另外，近些年来大量收集整理少数民族语言资料，也为我们揭示了汉语各阶段的不少有趣现象。如果能及时从国内外吸收这些书本知识以外的营养，那么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还会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我作为译者和读者，所以不揣浅陋，推荐高本汉这部著作，并不是要读者单纯地回顾往事，而是希望读者发扬批判继承的精神，沿着先驱者的足迹，走向中国语言学的未来。

聂鸿音

1983年6月

## 编译说明

(一) 本书据Bernhard Karlgren所著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译出，原文刊载于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4。

### 关于本书的编排

(二) 本书原文分为两大部分，用罗马数字“Ⅰ”、“Ⅱ”标示，没有小标题。译本的章节标题都是译者加的，为的是便于阅读和检索。译本的第一章相当于原文的“Ⅰ”，第二章相当于原文的“Ⅱ”，全书的开头几段著者在下文称之为Introduction，所以译本便把这一小部分加上“引言”的标题，那么与之相应的全书结尾部分便是“结语”。

(三) 译本目录在第二章的“上古韵母”一节中又特地依文标出三十五个上古韵部，这些韵部所代表的古音如下：

	-n	-t	-d	-r	-m	-p	-ŋ	-k	-g	-O
a	1	2	3	8	12	13	16	17	18	35
ə	4	5	6	7	14	15	21	19	20	
e	9	10	11				22	23	24	
o								25	26	33

v

29 27 28

u

32 30 31 34

表中所注的主元音音值都是宽式的，详见正文。

(四) 本书后面有两个附录，一个是“字音索引”，读者可通过它来查找高本汉构拟的中古、上古字音；另一个是瑞典马悦然 (N·G·D·Malmqvist) 在《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发表的《纪念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in Memoriam) 一文，读者可以通过它全面了解高本汉的学术成就。当然，马悦然是高本汉的学生，他在这篇文章里对老师的评价与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高本汉的评价不尽相同，这是需要事先指出的。

### 关于本书的音标

(五) 原文所用的音标比较复杂，有瑞典龙德尔 (J·A·Lundell) 所拟的“瑞典方言字母” (参看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philologie*, 1905)、国语罗马字、威妥玛音标 (Wade System) 等。瑞典方言字母用斜体字印刷，标示汉语中古、上古字音和全部汉语方音 (包括四种中古域外方音)，国语罗马字和威妥玛音标用楷体字印刷，标示汉语现代官话 (Mandarin) 的读音。译本将上述各种音标一律改为我国语言学界目前惯用的一套音标，并且都用楷体字印刷，以求整齐一致，同时减少印刷和读者阅读的困难。

(六) 译本所用的音标主要是国际音标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另外也按我国语言学界的习惯采用了个别瑞典方言字母 (如舌尖前元音  $\text{ɿ}$  和舌尖后元音  $\text{ʅ}$ )，以

及赵元任所拟的几个辅音音标(如舌面前塞音t、d等),部分音标的描写请参看《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第三十一页以下。

音标的附加符号(表示软化、鼻化、长音、短音、送气等的符号)一般都沿用原本的。如软化的k标作k<sub>i</sub>,长a标作ā,送气的k标作k',等等;只有鼻化记号,原本是在元音字母的右下部加一个小勾来标示,译本则在元音字母上方加一个短浪线来标示,如鼻化的a写作ã,鼻化的e写作ẽ,等等。

(七)本书的音标一般不加括号,但在个别地方音标与外文或其他注音符号容易混淆,则把音标放在方括号内,如英语的no读作nou,前面的no是文字,后面的nou是音标,本书就把nou放在方括号内[nou];又如“结语”中讲国语罗马字的写法和读音的一段文字,音标也必须放在方括号内,以区别于国语罗马字。

(八)原文有许多地方用音标、阿拉伯数字或拉丁字母来指代汉字,为的是印刷方便,如“竺”字印作(上古)“190e? tuok”,等等。译本也为中文印刷方便,将这些音标、数字和字母一律改换成所指代的汉字。至于那些与汉字一并出现的音标,只要不是直接讲读音的,译本也就一律把它们删去。读者若要知道这些汉字的古音,可以看上下文或查阅书后的“字音索引”。原文讲上古音时引用了不少“又音”的材料,注的都是龙德尔音标,译本一律换成等韵地位相同的反切。著者所定字音的反切依据是《康熙字典》,译本采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的方法,把每个字音与《广韵》对校,《康熙字典》误抄的依《广韵》改正,《广韵》不收的音切仍依《康熙字典》。

## 关于本书的校注

(九) 原文所引的方音和古籍，以及著者构拟的中古、上古字音都经过校对。其中方音资料与《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和法文原本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对校，音标的改写也依中译本，只是两种日本译音（汉音和吴音）还保留了《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的书写形式（如“拈”字作 *tatu*、*tati*，不作 *tatsu*、*taŋi*），因为这看起来与中古汉语比较接近。原文所引的《诗经》韵字与高本汉 *Grammata Serica* 中的 *The Rimes of the Shi King* 一节及江有诰《诗经韵读》、顾炎武《诗本音》对校，其他古籍的韵脚都与江有诰《群经音读》、《楚辞韵读》、《宋赋韵读》、《先秦韵读》对校，个别疑例还参校了段玉裁和王念孙的著作（高本汉归纳《诗》韵以段、王、后江三家为本，参看 *Grammata*, p.90）。本书列出的中、上古字音以书内部互见的参校，并与 *Grammata* 对校（可惜，译者至今未能见到高本汉的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1957）。书中引用的古籍也经过核对，用以参校的版本都是《四部丛刊》（初编）中所收的各本。

(十) 原文确有一些错误，其中多数是印刷和著者本人疏忽所造成的笔误，凡属这类情况，译者在译文中就随手改正，不再加注说明了。除音标和汉字的错误外，原文中还有一些引用古籍的错误，凡属这类情况，译文中都加注语说明。

(十一) 本书的“译者注”多数是校语，第一章中有关汉语方言的校语是参考《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方言字

汇》部分的校语写的。此外，译者有时也用“注”的形式解释一些必要的名词，或为读者提供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主要是国外的）。至于原文中的某些观点，译者在注语中则概不涉及，孰是孰非，留待读者自行评说。

(十二) 本书对“注”的处理方法是：译者注后面加“——译者”字样，著者原注一般不加说明。如果同一条注中既有原注又有译者注，则原注后面也加“——原注”字样，以别于译者注。

## 编译说明附录

### (一) 音标附加符号

鼻化——在元音字母上方加短浪线，如鼻化的a写作 $\bar{a}$ 。

送气——在辅音字母右上方加“'”，如送气的k写作 $k'$ 。

软化——在辅音字母后面加“j”，如软化的k写作kj。

长音——在元音字母上方加短横线，如长音a写作 $\bar{a}$ 。

短音——在元音字母上方或下方加短弧线，如短音a写作 $\overset{\cdot}{a}$ ，短音o写作 $\underset{\cdot}{o}$ 。

声调——在音节的右上方加小的阿拉伯数字，如现在北京话阴平声tan写作 $\text{tan}^1$ ，阳平声 $t'an$ 写作 $t'an^2$ 。

### (二) 引用书刊简称表

诗——《诗经》

公羊——《公羊传》

书——《书经》

国策——《战国策》

易——《易经》

韩子——《韩非子》

礼——《礼记》

大戴——《大戴礼记》

左——《左传》

吕览——《吕氏春秋》

Grammata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BMFE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TP T'oung Pao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史语集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目 录

前言 .....	( 1 )
编译说明 .....	( 7 )
编译说明附录 .....	( 11 )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	( 1 )
引言 .....	( 1 )
第一章 .....	( 3 )
一、材料综述 .....	( 3 )
二、中古声母 .....	( 9 )
三、中古韵母 .....	( 29 )
四、中古声调 .....	( 89 )
第二章 .....	( 91 )
一、上古声母 .....	( 91 )
二、上古韵母 .....	( 107 )
第一部 .....	( 108 )
第二部 .....	( 113 )
第三部 .....	( 117 )
第四部 .....	( 120 )
第五部 .....	( 125 )
第六部 .....	( 128 )
第七部 .....	( 133 )



第八部 .....	(139)
第九部 .....	(143)
第十部 .....	(145)
第十一部 .....	(147)
第十二部 .....	(148)
第十三部 .....	(152)
第十四部 .....	(155)
第十五部 .....	(159)
第十六部 .....	(162)
第十七部 .....	(164)
第十八部 .....	(168)
第十九部 .....	(172)
第二十部 .....	(176)
第二十一部 .....	(182)
第二十二部 .....	(184)
第二十三部 .....	(187)
第二十四部 .....	(189)
第二十五部 .....	(193)
第二十六部 .....	(197)
第二十七部 .....	(201)
第二十八部 .....	(204)
第二十九部 .....	(209)
第三十部 .....	(211)
第三十一部 .....	(215)
第三十二部 .....	(217)
第三十三部 .....	(220)